

留学心得总结

孙铭 02616117 工业工程

转眼间我参加的时长四个月的东南大学-蒙纳什大学联合毕设项目就这样划上了句号，匆匆忙忙、恋恋不舍，却也收获满满。



此次联合毕设项目中我的外方导师是蒙纳什大学航天与机械学院的 Shuan Gregory 以及 Andrew Stephens 两位导师，然后所处的实验室是 Baker 里的 CREATElab。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是我去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所处的实验室是在 Monash 大学内，所以兴冲冲的给自己租了一个离 Monash 大学 Clayton 校区只有 10 分钟步程的房间。但是后来才发现实验室所处的 Baker 大楼远在距离我住的地方一小时路程的市区……这提醒我们出国交流前务必问清楚自己的实验室的具体地址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在学校。

到达墨尔本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行几位学生在 Monash 大学做了一个简单的 HR Tour，接下来就根据各自导师和实验室的要求分开了。有同学可以呆在家里不用去实验室，也有同学一周需要去两到三次，而我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，需要每个工作日来回跋涉共两个小时，穿梭于住的公寓与实验室之间。当然，这没有什么不好，除了睡觉时间要被压缩做通勤时间，除了每个月的公共交通花费高达 200 澳元。而在这些微小的代价之外，我更多地感受了这座城市的呼吸，我就如同墨尔本这座城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般，每早 7:50 准时起床，洗漱，准备早餐，准备午餐，8:50 准时到达公交站，9:10 到达火车站（类似国内的地铁），9:50 到达实验室；下午，五点的钟声一敲响，我就准时盖上电脑，结束一天的工作，走向地铁站。

总的来说，在这里的生活是轻松惬意的，我永远记得早上煎出来的培根的香气的在房间里弥漫的感觉；记得不知谁家院子里的野兔在沐浴着朝晖的静谧；记得 Hungtingdale 站持续不停的维修告示牌；记得 South Yarra 站前那条能看到教堂尖顶的小街道；记得 Frankwer Park 充满清香的浓荫树道；记得我工位旁边的 Robin 小伙伴，来自德国，和我一样短期交换，算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事了；记得每天中饭时大家一起侃大山（事实上我只能听懂一部分，也不能很好的参与。。。但还是很开心！）；记得夕阳下夏天的风拂过脸庞的满足与享受；记得室友一起准备晚餐时候的慌乱与稚嫩；当然还有一起玩 UNO 时的开心愉悦。

回忆总是如此美好，所有的缺点和矛盾顿时就烟消云散了一般，但是仔细回溯脑海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它们又是如此真切地存在：包括语言不流利所导致的障碍；包括克服文化差异、观念不同时的阵痛；包括和室友相处的摩擦……

前两个月的交换经历是愉快的，充满新鲜感与欢乐的，但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使一切变了模样。学校停课，工厂停工，实验室所有人都被要求在家工作，确诊人数却还在快速增长，那段时间还是很慌张地，甚至买好了提前回国地机票，后面又因为“五个一”的推

出，航班被取消，于是只能按计划购买五月份的天价机票……疫情开始后，每天呆在家中，生活仿佛也不再流动，除了日渐增长的论文字数外。每周二要和外方导师汇报进度，每周四全副武装采购生活物资，每周日和国内导师汇报进度，生活开始以这两个事件为界限丈量，还是挺无聊的，但是这种无聊与重复却让生活的脚步更快了——那种什么东西不知不觉从指缝溜走的感觉。



疫情期间在家学习的日常

以前很少有爱上一座城的感觉，可是墨尔本却透露着这种迷人的气质。开放、多元、包容、自由是我最深的感触。比较慢的生活节奏，比较小的生存压力，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虽然也有晚上十点回我邮件的老师，有凌晨五点钟主干路上的车水马龙，有 40 摄氏度的炎炎夏日。那么这座城市的气质到底是什么呢？思考了许久，我觉得是自由选择的空间与平等的精神，这是我羡慕的，真正吸引我的点。但愿自己的祖国赶快强大起来吧，物质上、精神上，使我们的后辈能有足够多的用于选择的空间与资源。

最后想感谢教务处提供的这个机会并且给予了一些资助，并特别感谢教务处的秦老师；感谢 Monash 方面的 Faith Toy 以及我自己的导师以及 CREATElab 的同事们；特别感谢我的几个室友詹科、徐晓、雷明月以及刘宝珠，尤其是詹科同学，一直非常热情的承担着“管家”的职责，为大家的生活保驾护航。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体验呢？它又会对怎样改变我的生命长河的流向呢？我，拭目以待。但能如此轻松地说出这种话，或许也是青春的特权吧。